

“最美外交官”傅瑩：我在英國女王家做客（2）

（接上頁）

晚宴開始後，我與他熱烈討論的話題竟然是“吃”。他對中餐很感興趣，對1986年陪同女王訪華時品嚐到的各種美食記憶猶新。他聽了我對中國多元飲食文化的介紹之後，我們的話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國。他很關心與中國有關的任何事務，對近年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有所瞭解，表達了贊賞，但是，他也會針對某些現象委婉地提出批評。而這正好給了我機會，可以把話頭接過來耐心地向他解釋真實的情況是什麼，努力讓他認識到中國這樣一個多人口、多民族國家，從貧窮走向繁榮的歷程之艱難和複雜，向他揭示各種問題的多重原因，尤其盡力讓他瞭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內涵，說明為什麼我們要取得成功必須保持國家的穩定。我感覺，他對我所說的話聽進去了很多，這一晚上也算相談甚歡。

對於一個駐外大使來說，不僅需要搞懂國際事務和熟悉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儘可能多地瞭解自己國家的方方面面，對國內重大事務有透徹的認識，尤其對外界存在偏見或者無法認同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需要搞懂：我們的國家為什麼這樣做？挑戰和問題是什麼？解決的方案又如何？這仍然不夠，還需要努力找到針對不同人的恰當和有說服力的表達方法，讓別人，尤其是不瞭解情況甚至有誤解的人能夠聽懂，最好也能有所接受。如果我們付出時間和精力，結果非但沒能產生效果，反而讓對方更加不滿和不信，豈不是適得其反？



愛丁堡公爵顯然是讀書、看報和關心時政的那種男士，外界對中國的關注他幾乎都有所瞭解。而且，他對中國充滿了好奇和興趣，我們的話題從一個領域跳躍到另一個領域，我在力圖跟上他思路的同時，儘可能從有歷史縱深的角度去幫助他更加客觀地看待中國。雖然我沒有直接批評英國，但是我想讓他意識到，西方國家，尤其是媒體，存在偏見和雙重標準的問題。我說，這種偏見就像醋，如果一個廚師炒什麼菜都放好多醋，就都是一個味道了。他未見得同意，但是也笑了起來，因為我們前面在談美食，不難想象，都添加了醋的一桌餐食會是什麼味道。他懂歷史，當我們的談話陷到歷史題材里面去時，他不會掩飾自己的看法，而且會講到一些細節，這時我會認真傾聽，從中也瞭解到英國王室的獨特視角。

晚宴時間過得很快，最後一道是甜點，一直擺在大桌子中間的蜜餞和水果被拿去分盤後，與百香果香草酥餅一起端上來了。我意識到自己幾乎壟斷了公爵的時間，這有些不禮貌。我停下來，主動與坐在我右手邊的奧克斯伯勒公爵(The Lord Oxburgh)談談起來，他是帝國理工學院的前校長，對中英教育交流很感興趣。公爵也轉向他的左手，與那邊的女士——約克大教堂教長薇薇安·福爾(The Very Reverend Vivienne Faulk)談談起來。

參觀王室圖書館

晚餐後，根據日程進入“雪茄時間”(Cigar Time)，愛丁堡公爵率諸位男士到隔壁廳去抽雪茄。這是小型社交晚宴餐後的一種習慣性安排，男女賓客分別在不同的房間喝咖啡，這樣可以聚焦不同興趣的話題。我作為女大使，以往在餐後會加入男士的行列，因為這個時候大家會談一些時政方面的話題。我先生老郝則順理成章地成為“夫人團”中受到熱捧的一員。但是今天，由於女王是晚餐的主人，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夫人們的行列，與女王一起離開餐廳，老郝則加入了公爵的圈子。公爵和王子都不吸煙，但是侍者還是依照傳統給大家端上來雪茄，除了個別人在吸，其他人都客氣地接過雪茄裝進上衣兜里，留作溫莎城堡的紀念。

女王帶着我們這些女士來到餐廳旁邊一間裝潢精緻的小廳，侍者端上來咖啡和茶，請我們選用。房間壁爐里，大塊的木頭被燒得通紅，爐火暖暖的，女王背對着壁爐，站在那里和我們說話，她身後的爐火映照出女賓客們餐後泛着紅光的愉快面容——把光亮留給客人，這看似無意的細節，亦應是女王的有心安排：女王是我見過最周到的主人。作為國家元首，她的日程排得非常滿，其重要性在英國也是排在頭位的，其他人的日程都要給她讓路。她為了照顧到他人的方便，總是儘可能早早地把自己的各項活動時間確定下來，之後儘量不再改變，讓其他人可以更加從容地安排自己的日程。

英國人的“古板”鮮明地表現在對既定日程的堅守上。每年新年假期之後，大家就開始決定未來一年各項日程時間了，大部分正式活動都能較早確定時間。每當我邀請人或者約事的時候，常看到對方拿出一個小小的日程本子，從密密麻麻的安排中尋找空檔。

女王嚴于律己，儘量不改變自己的日程。在這個只有女士們的小小私人空間里，她表情生動地講述了我們都熟悉的一位外國領導人的逸事：他與女王約好時間見面，卻臨時讓秘書打來電話要求調整時間。這位秘書向王宮助理解釋說，因為領導很忙。王宮助理回復道，我們女王也很忙哦。

女王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秘書與助理的對話，對方講英語有口音，把“he”的發音說成“ee”，把“too”說成“doo”，我們笑彎了腰。

談笑間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意外，女王小包的金屬鏈子斷了，包包從她的肩頭滑落到地上。站得比較近的女士們不約而同地試圖蹲下來幫她撿，這對穿旗袍的我來說稍微有點兒困難。不過女王自己熟練地俯身把包包撿了起來，不慌不忙地說：“That's fine. Thank you.”（沒關係，謝謝。）

這只小包確實相當古舊，包口是那種傳統的金屬鑲邊，有一對夾子扣。女王眼睛看着我們，繼續講着她的故事，手底下也沒有停，捏着斷了的金屬鏈子揉來搓去的。一會兒工夫，鏈子竟然接好了，她又把小包背在了肩上。好神奇！女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經是一名擁有中尉軍銜的機械師，修過軍用卡車，她的這份從容也是經歷使然。

晚上給賓客們安排的最後一個節目是跟隨女王參觀城堡博物館，終點是平日不對遊客開放的王室圖書館。夜游溫莎城堡別有滋味，還擁有這樣一位“超級嚮導”。我們從相反方向走過平日遊客們走的博物館參觀路線，我向女王確認了好幾個從導游那里聽來的故事，居然大部分都屬實，例如聖喬治小教堂的穹頂上展示的騎士徽章，為什麼有的位置塗成了白色，為什麼斯賓塞·丘吉爾家族無須繳納地租，每年8月13日前在溫莎城堡挂一面地租旗就可以，等等。女王不厭其煩地回答着我們的各種問題，同時也對遊客們的興趣和導游掌握的知識頗為感慨。

走過溫斯頓·丘吉爾雕像時，女王回憶起勸說這位固執的首相坐下來讓人為他塑像的過程。她說，溫斯頓從不肯為人做模特，是她說想要一座他的雕像，才肯坐下來。從女王的眼神中可以感覺到她是尊重 and 喜歡這位老首相的。我從書中讀到過，溫斯頓·丘吉爾是女王父母的朋友，當她還是小姑娘時，就曾坐在他的膝頭玩耍。女王加冕之後，溫斯頓·丘吉爾是她經歷的第一位首相，相互信任有加。

溫莎城堡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王室博物館，這里的一幅幅油畫、一個個陳列的展品，記錄着歷代王室的人物和生活片段，而女王對幾乎每個展品背後的故事都瞭如指掌。有一塊挂毯，過去只聽導遊說過是戴高樂所贈，女王卻能清清楚楚地記起他是在何年何月、什麼場景下贈送的。我過去參觀溫莎城堡博物館時，注意到一個角落里有對銅雕小天使台座，看上去像現代物件，和周圍的展品不大和諧，這次正好問問女王。她臉上露出有點兒頑皮的笑容說，這是在一場拍賣會上買的，當時很喜歡，後來沒有合適的地方放置，就拿來擺在這兒了。

女王的記憶力驚人，對牆上油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都能夠清楚地說明那是誰，在什麼年代發生了什麼事。我禁不住問，您怎麼會知道得這麼多、這麼細呢？她看着我，略帶懷舊地說：



當我還是蹣跚走路的孩子時，祖母就經常帶我來這里，讓我抓着她的裙擺，隨她走過這些地方，聽她講那些先人的故事。

進入書房，女王為客人們準備的驚喜讓當天的活動達到高潮。在圍成方形的桌子上，女王細心地從自己的收藏里面為每一位客人找出了相關的物品擺放出來。

例如，比利莫瑞亞勳爵(The Lord Bilimoria)是啤酒品牌“眼鏡蛇”(Cobra)的創始人。女王小

時候正逢啤酒廠在英國興盛起來，有人做了一套酒廠微縮模型送給她，比黃豆大不了多少的“酒桶”一排排地陳列着，廠房、生產線、品牌商標，都和真的一樣。今天，她把這套模型擺放在這里，讓客人們在欣喜之際，也對時代的變遷感慨萬分。

與澳大利亞高專達特先生相關聯的是一本手繪的澳洲風情博物志，是女王訪問時獲得的禮品。為我陳列出來的是兩年前我遞交國書時贈送給她的禮物——復刻版《欽藏英皇全景圖典》中的建築篇。旁邊還有一部維多利亞女王的日記，翻開呈現的一頁記錄了1879年1月17日這一天，即將離任的中國第一位公使郭嵩燾攜夫人梁氏赴奧斯本宮，向維多利亞女王辭行。日記里有一段對郭夫人儀表和服飾細節的描繪：

午餐前，我接待了中國公使的夫人……她身材嬌小，着中式旗袍，在房間里也一直披着一件毛皮披肩。她除了頭戴簡單飾物，幾無其他首飾的裝點。雖然他們是坐敞篷馬車來的，她卻沒穿外套。她有一雙傳說中的三寸金蓮。馬格爾尼先生在一旁為她翻譯，她顯得很高興……



郭嵩燾

郭嵩燾在《倫敦與巴黎日記》中亦用寥寥數語記錄了光緒四年臘月廿五日這一天，他與夫人如何向當時的英國女王辭行，女王尤其關照他的夫人：“初見家室，相與慰勞，告以遠方勞苦，必得少坐飲食。”郭嵩燾對女王表示感激：“中國婦女無朝會之禮，所有盛典概不敢與，今旦夕回國，以私接見，得蒙賞準，實是感悅。”這應該是對19世紀出現在外交場合的中國女性的難得記錄了。

我們相互欣賞完這些特殊的展品，就開始參觀圖書館。這里被各種圖書和物品堆滿了，書架排列得很密集，沒有多少穿行的空間，如果兩位客人迎面碰上，需要各自側身讓行。里面的書散發出歷史的味道，一部部大厚殼的書背上，燙金的書名多是漂亮的古體。我背着手在里面慢慢走，細細看，避免去觸碰任何東西，唯恐驚擾了哪位古人的靜思。

夜游溫莎城堡的行程結束了。女王走在前面，我緊隨其後，畢竟是80多歲的老人，走廊中有幾處修繕，我覺得應該主動照料一下。不想她步履輕盈，我都得快步才能跟上。她讓我叫後面的人快點兒跟上，用了一個生動的短語“boots them out”，字面意思是“用穿靴子的腳把他們踢出來”，還在長裙下面做了一個踢腳的動作。我笑着表示領會，提高嗓門向後面的人喊了一聲：“This way please.”（請往這邊走。）我在與女王的談話中學到的另一個短語是“flown the nest”，是她談到成年的孫輩時，說他們都“像小鳥一樣離開了窩”。這時的女王更像一位祖母，沒有了那些正式的辭藻，用通俗而又談諧的家常語言絮叨着一些瑣事。

她付出整整一晚的陪伴，講述自己國家的歷史和祖上的故事，毫無保留地與我們分享這座她自幼居住其中的城堡中的珍貴私人記憶，以此向每位客人和他們所代表的國家表達友好。這樣的夜晚令人難忘。

外交禮儀是服務於外交目的的，旨在創造一個讓人感覺舒適和恰當的環境進行談話和交流。而外交的終極目的是解決問題，人與人的交流和瞭解既是開展外交的內容，也是推進外交的基礎。因此，那些看似平靜、隨意的你來我往，恰是日積月累構建國際人脈和關係網絡的絲線。

回到房間時，已經是夜里十一點多了。弗雷澤和喬安妮見到我們，立刻從門內迎上來，看樣子已經等了一陣子，這讓我和老郝感到有點兒意外。再看套房里面，被他們收拾得干乾淨淨，不僅寢具備妥，換下來的皮鞋也被擦得锃亮。

他們詢問，是否還有需要做的事情？我們表

示感謝，請他們早點回去歇息。

“那么，二位明天早上想喝點什麼，咖啡還是茶？”喬安妮問。

我有點兒納悶，不是去餐廳吃早餐嗎？

她解釋：“我是說，剛起床的時候。”

我和老郝選擇了紅茶。

城牆上的風笛手

次日清晨，鬧鐘響了，剛一睜眼，只見紗帳外面站着一個人！我驚嚇了一聲，把被子拉嚴實，定睛一看，原來是喬安妮，她還推着一輛小餐車。

她有點被我的驚慌嚇着了，趕緊解釋：“Just the tea,tea!”（是送茶，茶！）

一團混亂之後，喬安妮放棄給我們端茶的打算，離開了，留下我和老郝面面相覷。我下床把兩杯茶端過來，老郝喝着熱紅茶，說：“這就是tea in bed(床上茶)吧？”

王室的禮數真是周到啊。

起床後，城堡樓頂上傳來風笛的樂聲，是一位風笛手在吹奏。據說這是一項始於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傳統，御用風笛手會一直跟隨女王，每天早上吹奏風笛如同起床的號角，並且一直伴隨着早餐。

在溫莎城堡出席早餐時穿了粉白色相間的格呢上衣和灰粉色裙子搭黑色樂福鞋和黑色絲襪

早餐的服裝沒有什麼特別要求，我穿了一套粉白相間的格呢“小香款”上衣，搭灰粉色裙子，這套西班牙品牌的衣服是我在打折季的收穫。但是粉色衣裙不好搭鞋子，我索性做了一個大膽嘗試，穿了一雙黑色樂福鞋搭黑色絲襪，雖然有些突兀，但是看上去比搭米色或者灰色鞋子的效果要好。為了與黑色的鞋子相呼應，我搭配了黑色小包，用黑色象徵冬天的寒冷還沒有過去，用粉色迎接即將到來的春天。

老郝穿的還是那件藏藍色便裝西服上衣，里面穿了熨燙平整的藍色襯衣，沒有打領帶，下裝是卡其布褲子，這身屬於標準的商務休閒裝。進到早餐廳，其他賓客大致是商務休閒裝的裝束，乾淨、清爽大致是此刻服裝的恰當風格。早餐的房間有點兒熱，有的人把外套挂在身後的椅背上。

溫莎城堡的早餐極為豐盛，有冷熱牛奶和酸奶、各式麵包和果醬、黃油和奶油等等，還有煎蛋和烤腸，生鮮蔬菜種類也不少。不過沒有酒店供應的那些海鮮或者異國水果，所有食材都是當地產的，非常新鮮，就好像直接來自農場的廚房。

客人們一起吃早餐，比較放鬆地閒談，話題離不開時政。其間，我端着酸奶杯子到外面陽臺的石頭台階上坐了一會兒。早上陽光柔和，晨風習習，遠處那位身穿蘇格蘭盛裝的風笛手邁着均勻的步子在城牆上走來走去地吹奏着。記得昔日一位風笛手接受採訪時曾說，自己需要記住數百段不同的旋律，以免“老調重彈”，有時他也會在宴會上表演。這些人大多是軍樂隊的退役軍人，很珍惜這個難得的工作機會。

早餐結束後我們準備返回倫敦。回到房間收拾

行李時，兩位侍者再次讓我們吃驚，他們已經將箱子整理得妥妥帖帖，每樣衣物都用薄薄的軟紙包好，像剛從店里買來的一樣，連襪子都不例外。

我們鄭重地向他們兩位表達了感謝。

友好邦交源自相互瞭解。在溫莎城堡度過的短暫時光如同親歷一次禮儀課，女王的真摯心意和接待中充滿人情味的細節，讓我們不僅感到溫暖，也學到了許多。

